

西南文化

饒宗頤

一、西南民族的神話及其獨特的古史傳說

二、古代西南民族之系統

三、四川的大石文化與石棺文化

四、巴、蜀、滇的歷史和考古學的印證

五、巫鬼、祖盟與銅鼓

六、秦對西南地區的開發與中原人士的遷徙

七、餘論

引言

史記有西南夷傳。西南夷的地區，包括今之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一帶⁽¹⁾這些地方，先秦時代，除了四川古史，尚留下一些零星記載，雲南方面，則有莊蹻王滇的故事⁽²⁾。其餘則文獻難徵。

近年考古發掘的結果，四川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已有資陽人頭骨化石的發現⁽³⁾。其他較重要的遺址，像四川成都羊子山、巴縣多笋壩、昭化寶輪院、涪陵小田溪等處的戰國墓葬，又雲南的晉寧石寨山、祥雲大渡那、江川李家山各地漢代及先漢的遺址；這些地區的發掘，對先秦時代的文化狀況，提供了一些線索⁽⁴⁾。

關於秦以前巴蜀的歷史，現存文籍，以常璩的華陽國志為最重要。其他較早的著作，若王褒的益州記，孫盛的蜀世譜，以及失名的先蜀記，益州傳等⁽⁵⁾，都已失傳。揚雄作蜀都賦，又有蜀王本紀，只存一鱗一爪⁽⁶⁾。明人所撰的蜀中廣記、蜀中名勝記，雖出自雜纂⁽⁷⁾，亦保存許多珍貴掌故，足為考證之助。

本文之作，希望能利用現有的考古及文獻兩方面的資料，作一綜述。目前對西南文化在先秦時代的概況，所能得到的認識，可說是非常貧乏。至於進一步的研究，仍有待於他日地下遺物更多的發現。

一、西南民族的神話及其獨特的古史傳說

中原的古代帝皇傳說，多集中於蜀。顓頊、夏禹、盤瓠等神話，似從他處傳播而

來；而蠶叢、開明，則爲蜀人本土的古史。

①顓頊

史記五帝紀及大戴禮帝繫並云：

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曰嫫祖，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江水（一作沅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於蜀山氏之子曰昌濮，產顓頊。

是顓頊的母系，出自蜀山氏。樂資九州要記謂昌意降居之若水，即嶺南臺登縣的奴諾川（御覽 166 嶺南）。若水據說即黑水。麼些人呼黑爲na，涼山彝族稱爲no，故若水譯義是黑水（8），論衡解除篇：「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間。」大荒北經有「叔暵國，顓頊子。」這些正說明顓頊的傳說，和蜀地發生密切關係（9）爨龍顏碑謂其先世爲「顓頊之玄胄，祝融之眇胤。」蓋西南民族，亦尊顓頊及祝融爲其共祖。

②夏禹

蜀王本紀謂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痢兒畔。此說起於西漢，似由荀子「禹學於西王國」，及陸賈新語「禹興於西羌」一說而附會，絕不可信（10）。四川有李冰治水故事，故大禹治水神話，亦復盛行（11）。

③盤瓠

蠻書卷十記：「黔、涇、巴、夏四邑苗衆，……祖乃盤瓠之後。其蠻賊楊羌等云：「綻盤古之後。」又引王通明廣異記言：「高辛氏時，小犬以盤瓠爲名。後嚙得戎寇吳將軍頭，帝妻以公主，封盤瓠爲定邊侯，生七男，巴東姓田、雷、冉、向、蒙、旻、叔孫氏也。其後苗裔熾盛，從黔南逾昆湘高麗之地，自爲一國，幽王爲犬戎所殺，即其後也。盤瓠皮骨今見在黔中，田、雷等家祀之。」魏略西戎傳言氐人，「其種非一，稱盤瓠之後，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號蟠氏。」此稱氐人出於盤瓠。盤瓠故事原見風俗通，爲武陵蠻之祖。干寶晉紀：「武陵、長沙、廬江郡夷，盤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後世畚民祖先傳說相同，所謂狗頭皇是。魏賈岱大狗賦云：「盤瓠受之于蠻都。」（12）字又作盤飠。駱賓王姚州露布云：「俗通盤飠，聲不輟於吠堯（13）。」亦目爲犬屬。

盤瓠傳說，本起於南蠻，後移植至川、黔，疑古三苗一支西徙者入於渭水流域，

南方盤瓠神話，傳播至西戎，故氏之種人亦自稱盤瓠之後⁽¹⁴⁾。唐益州學館廟堂記及益州名畫錄所載，漢獻帝興平元年，高朕在成都石室繪上古盤古李老等神。據我的研究，這是盤古見於繪畫最早的記錄，而出現于成都；比吳徐整的三五曆記還更早⁽¹⁵⁾。蜀中名勝記五：盤古祠在四川雙流縣。羅泌路史亦言「於廣都得盤古之祀矣。」其實盤古在漢末已為蜀人所熟悉了。

④蠶叢——開明

可是蜀人有他們的古史系統，見於揚雄的蜀王本紀，及常璩的華陽國志，雜有很濃厚的神話，大致如下：

「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濩（常璩作柏灌）、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民）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御覽州郡十二引）

「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樂資九州要記：「蜀王杜宇自號望帝」王謨輯本）「望帝積百餘歲。……以鼈靈為相。……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舜。鼈靈即位，號曰開明帝，帝生廬保，亦號開明。」（常璩作開明號叢帝，叢帝生廬帝）

「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也。」（常璩云：「開明氏……凡王蜀十二世。」）

關於蜀王本紀一書，所錄固多不經之言，而其價值正在其能保存蜀地真實的神話傳說⁽¹⁶⁾。最堪注意的是蜀史的年代，有三萬四千歲之久，李白蜀道難竟說為「爾來四萬八千歲」。黃帝迄今尚不及五千年，蜀史乃伸展至九倍之多⁽¹⁷⁾，此為蜀地古史最特色之處。

二、古代西南民族之系統

西南一帶，從民族的成份觀察，自古以來，即是各種民族分布非常複雜的地區。

①牧誓八國

周武王在牧野誓師說：「逖矣西土之人。」下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偽孔傳謂蜀髳微在蜀。孔穎達疏云：此八國皆西南夷也。又推論羌、盧、彭皆

在蜀。近人據左傳所見地名，楚國北部有庸、盧、彭，其西有濮，四國都在漢水流域；羌、微、豳則在渭水及河水流域（18）。武王伐紂，率領這八國之師，乃是周人勢力向東擴展的結果。近年四川彭縣，出土有殷代二觶，埋藏年代去周初開國不遠，或疑爲蜀人參加伐紂戰役的物證，或周人頒賜的擄獲物（19）。

八國名稱，在卜辭見到的有羌與蜀（20），銅器所見的眉卽是微，戠卽是濮。匚白簋言及他的祖先爲文武建立功勳，有一段記載云：「佳王九年甲寅，王命益公征眉（眉）敖……王若曰：匚白，朕不顯且（祖）政、珷，膺受大命。」（21）眉是眉字，從文、武征伐有功。稱爲敖者，敖是蠻夷稱君之號。書立政：「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微卽是眉，其地去周不遠。故周公立政建官及之，眉敖可能卽牧誓的微國。宗周鐘云：「南國戠子，敢召虐我土。」說者皆以戠爲濮。鄭語：楚蚡冒始啓濮。左傳記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其地仍在湖北。戠借作濮，卜辭有云：「戊辰卜：方自南，不其征戠？戊卜：方自南，其征戠？」（屯乙151）則此戠自卽是濮了。眉與濮仍在漢水及其附近，牧誓八國不得全以西南夷說之。

②周書王會、管子、呂覽所記的西南夷地名

周書王會伊尹受四方令云：「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成周之會……巴人以比翼鳥，方煬以皇鳥，蜀人以文翰，……卜人以丹沙。」盧云：「卜卽濮也。」

管子小匡：「南至吳、越、巴、牂牁、儋、不夷、雕題、黑齒、荊夷之國。」房玄齡注：「皆南夷國號。」

呂覽求人：「（禹）南至交趾。孫樸、續構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

又恃君覽：「氐、羌、呼唐、離水之西，獒人野人，篇竿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史記司馬相如傳「邛、笮之君長。」文選曰：「笮者，今爲定笮縣，屬越嶲郡。」）

這一系列的西南國族地名，王會篇已有何秋濤的箋釋。小匡篇作成年代，雖不易確定，必爲先秦時人之說。齊桓公時牂牁已建國，故與巴同列。漢武元鼎六年，牂牁始置郡，然立國則在其前五百餘年。史記西南夷傳記「唐蒙自犍道指牂牁江，…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始倚南越。」可見牂牁江一帶，

亦屬夜郎之地。夜郎爲楚時國名，據後漢書南蠻等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驩）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櫓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櫓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是夜郎一名先秦亦已有之。夜郎國的疆域，約當今貴州全省及川南滇東桂北之地。應劭注漢犍爲郡云：「故夜郎國」，則夜郎國境，又達今川南矣⁽²²⁾。

王會以百濮與九菌並列。百濮見於左傳，九菌應即禹貢荊州「惟箴簠楛三邦底貢。」菌即箴邦，地在荊南。

恃君覽以氐羌與獠人同舉。氐羌之名亦見同書首時篇、（氐羌之民）商頌、王會、荀子大略、海內經。漢人紀載，往往合稱羌獠，（如漢書伍被傳「羌、獠賓服。」嚴安傳：「朝夜郎，降羌獠。」）亦有合稱氐獠的。（鹽鐵論備胡篇：「氐、獠人，冉駹、嵩唐、昆明之屬，握隴西、巴、蜀。」後漢書杜篤傳：「捶驅氐、獠。」）古時有獠國，漢書地理志獠道縣，應劭注：「故獠侯國也。」華陽國志蜀志：「高后六年城獠道，開青衣。」又云「盧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張獠、僚。」青衣即今大渡河，這是秦未取巴蜀以前的事。其時已有獠僚。史記西南夷傳：「秦時常頡略通五尺道。」五尺道在今慶符縣南。（沈欽韓說）正在古時獠國境內。秦、漢之際，漢族對西南逐漸開闢，對於獠道之經略，迫使獠人不得不由蜀南遷⁽²³⁾。

不庾、孫樸、續楠、呼唐，地望均不詳。離水即灘水，漢書地理志白石縣下：「灘水出西塞外。」水經河水注，「灘水導源於塞外羌中。」爲氐、羌所在。篇竿之川，指邛、笮。廣韻：「竿，筊也。西南夷尋之以渡水」。笮訓竹索，即竿也。

③巴蜀以南之蠻夷

司馬遷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據實地調查所得，寫成西南夷傳，至爲翔實。他從文化觀點區別西南夷數十國爲三大類：

（甲）夜郎、靡莫、滇、邛都：魋結，耕田，有邑聚。

（乙）嵩、昆明：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

（丙）徙、笮都、冉駹：或土著，或移徙。

這三大類中，第一類盤髮於頂，是農業文化；第二類編髮爲辮，是遊牧文化；第三類是農、牧兼營的文化。

雲南晉寧石寨山滇王墓銅器上刻塑人物，有二三百之衆，依其髮式及衣飾，可區爲三種。一類爲編髮，即爲昆明、嵩之屬，新唐書南蠻傳云：「昆明蠻人辮首左袒。」唐時又稱昆彌或洱蠻，石寨山銅片圖形文字有垂辮反縛之奴隸，即漢之昆明人，唐之白蠻（今之白夷）。又一類爲椎髻之民，頭或纏帕，或戴冠，或著帔肩，可能即靡莫，此輩椎結髮首。（淮南子三苗髮首。說文：「髮，喪結也。」故髮即結髮。）另一種男女束髮，以示別於其他之編髮及椎髻者，（釋名，總，束髮也。其異名亦稱髻，括，紒。）頗具漢族風格，此則爲滇族，在晉寧山遺物中屬於主人文化⁽²⁴⁾。史記莊蹻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又以兵威臨之，士卒留居，帶來束髮習慣。觀湖南陳家大山帛畫上之女巫，髮髻式樣，與滇族女子頭髮均以條組束髮，輝縣戰國墓銅器上人物，有束髮於頂使兩端翹起，滇族男子乃束髮於頂，以兩帶拖於後，可見滇族髮式近於漢人，必受莊蹻所影響，這說明滇文化中含有楚文化的成分⁽²⁵⁾。西漢時辮髮的昆明人，被滇人所奴役。西南夷傳云：「取其笮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致富。」蜀人利用僰僮爲奴隸，這和滇人以編髮的昆明人爲奴役對象，情形相同。

史記西南夷傳記其族屬最後一句話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所謂氐類，應是專指白馬國而言，而不是統指各西南蠻夷都是氐類。據後漢書西南夷傳末段云：「自冉駹東北，有白馬國，氐種是也。」可見氐種顯然單指白馬。魏略把氐列于西戎。氐的分布，據漢書地理志上的地名，有隴西郡氐道（今甘肅清水縣境）、廣漢郡甸氐道（甘肅文縣）、蜀郡湔氐道（今川西北松潘）、剛氐道（川北平武一帶），是西起隴西，東至略陽，南迄岷山以北，是古氐人的住區。白馬地名，見水經漾水注，即廣漢北部，白馬水出焉。所謂白馬國氐種，即指此區域。有人誤會史記「白馬最大皆氐類也」一句，以爲氐可概括全部西南夷，這是不對的^(26上)。

④僚與賓

僚：

三國蜀時有僚種之名，其種人居牂柯的興古郡。（蜀志張嶷傳裴注引陳壽的益部耆舊傳云：「牂柯興古僚種後反。……巖內招降得二千人。」）興古郡爲後主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四郡所置之一，當日分建寧牂柯以立興古郡（蜀志後主傳），治溫縣。據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所記，此四郡多有僚：

晉寧郡……談稟縣有濮僚，伶邱縣有主僚。

永昌郡……有閩、濮、鳩僚。

興古郡……多鳩僚、濮。

可見三國晉時的僚種，大抵廣集在這四郡一帶。隋書梁睿傳記其「威振西川，夷僚歸附，唯南寧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言：『南寧州，漢世牂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與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可見南寧州所屬興古四郡，本來即是牂柯之地。常璩于蜀志又記：「盧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張爨、僚。」此條僚與爨連稱，可見秦未滅蜀以前，青衣一帶（今雅安南大渡河流域）已有爨、僚二種存在。後來四郡之僚，即是其苗裔，原為散居于川滇之間的古牂柯國的屬民（參芮逸夫：僚人考）。到東晉時期，有大批的牂柯僚入蜀。太平寰宇記75引梁李膺益州記：「李雄據蜀，李壽從牂柯引僚入蜀境。」又同書139引四夷縣道記則云：「李特孫壽時，有郡僚十餘萬，從南越入蜀漢，間散居山谷。」晉書121李壽載記：「初，蜀土無僚，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諸僚原出牂柯土著，後來陸續遷入蜀境。張華博物志：「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僚子。」由張華之語，參以蜀志，知第三世紀時，荊、蜀間的少數民族，有所謂「僚子」，在當日已很著名的。御覽引書目中有南蠻僚民志，正是談僚族的專籍，可惜已失傳了。

實：

左思蜀都賦：「若乃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實族，翫之則渝舞。」常璩云：「李特……祖世本巴宕實氏。」又云：「長老言宕渠蓋故實國，今有實城。」（四川大竹縣北）李善注引風俗通：「巴有實人剽勇。……閬中人范目說高祖募取實人，定三秦。…目所發實人：盧、朴、沓、（日本古鈔文選集注引作「馨」）鄂、度、夕、龔七姓，不供租賦。」華陽國志七姓作羅、朴、咎、鄂、度、夕、龔，後漢書南蠻傳七姓同，惟咎作督。巴志又云：「閬中有渝水，實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武。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路史後紀引高陽紀：「濮、羅、越、實……皆芈分也。」又云：「歸是夔，實是宗。」果爾，實即宗，為高陽後芈姓國，證以七姓之中有鄂，當與楚族有關。（26下）

魏都賦：「實幃積帶。」張載注引風俗通：「槃瓠之後，輸布一匹二丈，是謂實。」

布。廩君之巴氏以幪布八丈。」蠻書卷十：「(秦) 惠王并巴、蜀，以巴夷爲蠻夷君，尚女。其人有罪，得以爵除，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一千八百錢，人出幪布八丈二尺。」是幪布之制，秦惠王時已有之。晉書李特載記：「秦併天下，以爲黔中郡，得賦歛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人焉。」則賓爲巴方言。賓本爲宗氏，以有布賦，其字遂從貝作賓。秦時先有賓人，至漢初佐高祖，又有「賓旅」之稱。

三、四川的大石文化與石棺文化

四川新繁出土的陶鬲、陶豆，和豫、鄂、皖各省出土的後期黑陶（即受彩陶影響過的黑陶），形製上可說是一系，像忠縣的黑陶，與湖北宜昌、京山、天門所出的，正是地域毗連。可見巴蜀與荆楚，很早就有了密切關係。

①大石文化

蜀地大石遺跡普遍存在着。有名的石筍傳說，謂開明氏「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今石筍是也，是曰筍里，」（華陽國志蜀志）蜀王本紀、李膺蜀紀中又有方石及石鏡的記載，這些都是巨石文化的證據。一般研究，分爲下列各類：

獨石(menhir) # 如成都西門外南北對立之石筍，五丁擔（國志、石筍記，杜甫詩有石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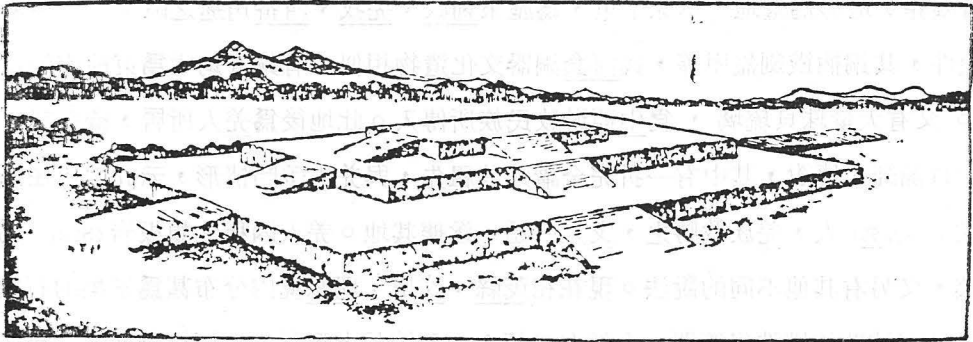
支機石（博物志、蜀中名勝記引道教靈驗記）。

列石(Aligment) # 如白帝城之八陣圖（盛弘之荊州記、成都圖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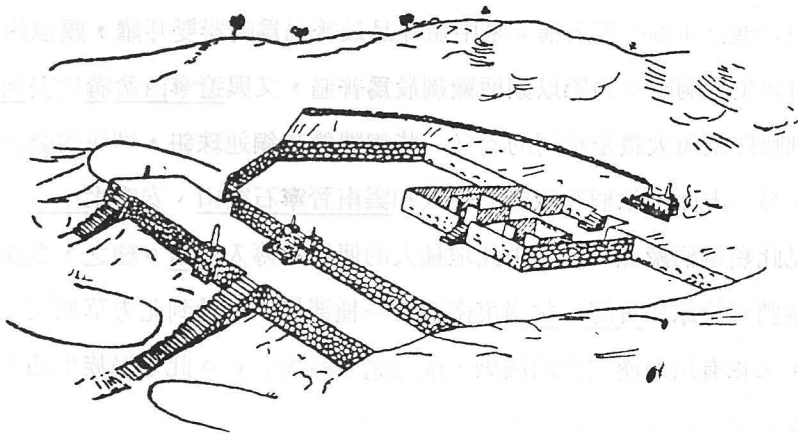
墓石(Dolmen) # 如大竹縣之無際石（一盤石架二石）

四川的大石文化是盛行於蜀王開明時代⁽²⁷⁾。

成都羊子山發見土臺建築，經復原後，實爲一種 terraced pyramid，這和印尼大石時代 (megalthic period) 的臺地遺址很相像。附圖示東爪哇 Yang 山的三成臺地與羊子山古臺的類似。Heine-Geldern 在解釋婆羅浮屠 (Borobudur) 十層的形成，乃爲 ano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erraced pyramid，而 terraced pyramid 乃原於大石文化，（參看 R. M. Sutjipto Wirjosuparto: Glimpses of Cultural History of Indonesia p. 53）照這樣看來，羊子山之土臺出于戰國遺址，雖然不是大石構造，但臺地的年代，却屬於鼈靈的開明時期，正是蜀國大石文化最流行的時代，（考古學報，1957. 4. p. 31）是很可注意的。



附圖 羊子山土台復原示意圖



Megalithic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3 terraces. On the slopes of the Yang mountain in East Java. After H. G. Quaritch Wales
The Making of Greater India. Front page.

②冉駝先代及其石棺文化

四川西北部松潘、理番縣、茂縣、汶川一帶，在漢代爲汶山郡，其史前遺址概屬版岩墓葬，地形爲臺地，草原千里，爲歷來匈奴、羌戎、西番角逐之區。出土金屬物百餘件，其銅柄鐵劍盔甲等，與河套銅器文化遺物相似，有銅帶鉤本爲東胡或匈奴之物。又有大量珠貝琉璃，爲中亞游牧民族所傳入。此地後爲羌人所居，據羌族「端公」口誦經咒傳說，其中有一折完全講述其祖先，與羌人爭鬥情形，云此地原住民名曰戈（一作郭）人，羌族戰勝之，戈人西遁，遂據其地。羌人因稱此類板岩（Slate）爲戈人墓，又另有其他不同的說法。現在在茂縣、汶川、理縣境內分布甚爲密集的石棺墓葬，其石棺墓的構造很簡單，大抵有二類：一類挖長方形豎穴，石棺側面用二至三塊石板，兩端各一塊，棺上蓋以石塊，以一塊壓在一塊，往上蓋着，如建屋蓋瓦方法，通常是四塊至六塊不等；第二類是用四塊不同石料，大小厚薄不等的石塊砌成。砌棺方法不用泥漿粘合，但拼湊異常緊密。此種石棺墓，據說有「徭人洞」、「矮子墳」、「嘎爾布」（似藏語的 Jelbo）等名稱。墓中隨葬品最普遍爲陶器雙耳罐，頗似陝、甘、青海地區所出同類的陶罐。兵器以銅柄鐵劍最爲普遍，又與遼寧西岔溝代表匈奴文化的一批銅柄劍製作技術大體是相同的。又一些銅牌飾和銅連珠鈕，則與內蒙古所出土者同一風格。另一方面，銅柄及鐵劍的樣式和雲南晉寧石寨山、安寧太極山所出的完全一樣，可見此類銅柄鐵劍可能即由此地種人的傳播而傳入雲南。總之，根據石棺文化所表現，他們可能原係青海、甘肅東南部的一種部族，初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響，南下之後，又雜有川西漢文化的濡染（伴出品有「半兩錢」）。此類民族生活方式是畜牧兼農耕的。

這一地區，本爲漢冉駝國所在地。括地志：「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駝國地也。」（史記西南夷傳正義引）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駝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可見其種姓之雜。又云：「土地剛鹵，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麥爲資，而宜畜牧。」亦和他們的生活習慣相符。又云：「夷人多則避寒，入蜀爲佣。……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丈爲『邛籠』。」至今羌族地區，猶可見各砦的巨大碉樓，自半山高插雲表，即「邛籠」也。其民人砌石棺不用泥漿，砌石牆亦用此法，以石塊砌成屋宇碉樓。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因朝冉從騶，定筮存邛」，把冉與騶分開，李善注引應劭曰：「蜀郡岷江、本冉騶也。」此一帶石棺墓葬，正是古代冉騶的文化⁽²⁸⁾。

此外，廣漢太平場真武村在一九二八年出石壁、石圭、玉琮甚夥，一九五三年成都羊子山發現石壁製作工場，屬於同一系統之遺物。時代據謂是在戰國秦滅蜀以後，亦以使用石製美術品爲其特徵⁽²⁹⁾。

四、巴、蜀、滇的歷史

(甲) 巴

巴國傳說，據山海經海內經云：「西南有巴國，太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鰲，乘鰲生后照，后照是始爲巴人。」以巴出自太皞。巴不止一姓，有姬姓者，華陽國志巴志：「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武王克商。巴、濮、楚、鄧，是其南土。（左昭十三年傳）殷武丁卜辭中有伐夔方的記載，（丙編21，25，又卜辭綜類p.42）說者謂即巴方，尙待論定。潛夫論志氏姓：嬴姓有巴公，則巴又有嬴姓者。

春秋時巴屬楚。秦本紀云：「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楚共王時，有巴姬。（左昭十三年傳）楚之伐申伐庸，巴人都從出師，（左莊十八，十九年傳，文十六年傳）楚與巴的交往，見於春秋桓九年傳，（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爲好。）秦和巴的關係，始於穆公時，「五羖大夫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史記商君傳）「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爲蠻夷君長，世尙秦女。」（後漢書南郡蠻傳，說出世本）巴爲秦滅，在秦惠前元九年。（參鍾鳳年論秦舉巴蜀之年代，禹貢四卷三期）

秦以巴氏爲蠻夷君長，世本云：「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譚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爲君，巴氏之子務相乃獨中之。……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余姓悉沈，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廩君死，魂魄化爲白虎。巴人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出後漢書南郡蠻傳，章懷注云見代本。又記「廩君使人操青樓以遺鹽神，廩君卽立陽石上應青樓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四川產鹽，這是有關鹽的神話。其言四姓，三出於黑穴，惟巴氏生於赤穴，故得立爲君，赤與黑二色卽代表光明與黑暗，赤爲光明，故巴氏得被推爲君長。代本卽世本，這段文字以秦嘉謨所輯補的世本最爲詳備。）關於廩君神話，其他紀載，補述如下：

風俗通：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

樊綽蠻書：廩君方定居於夷水，三姓皆臣事之，廩君死，魂魄化爲白虎。及（秦）惠王并巴蜀，以巴夷爲蠻夷君。

又云：巴氏祭其祖，擊鼓而祭，白虎之後也。

又引蔓城圖經云：……初喪，擊鼓以爲道哀，其歌必號，其眾必跳，此乃盤瓠白虎之勇也⁽³⁰⁾。

廩君年代，在秦惠以前，死而化爲白虎，故川東盛行虎之崇拜，若昭化寶輪院巴縣冬笋壩之戈，涪陵小田溪的劍，都喜歡用虎來作紋飾，必和廩君傳說有密切關係。後漢書分南蠻爲三系，即槃瓠、巴郡南蠻與板楯蠻三族，巴郡蠻與板楯蠻姓氏不同，神話亦異。巴郡廩君死爲白虎，板楯蠻則射死白虎，恰爲仇敵，故盧求成都記序云：「昭襄王時白虎爲患，蓋廩君之魂也。」（全唐文七四四）漢時尚有白虎夷王之號（洪适隸續—新繁長壽碑等題名刻石）巴地戈矛，其上鐫刻虎紋，得此可以獲得合理的說明。

章懷注引代（世）本云：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

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七）引作巫蠶。通鑑隋紀開皇九年記巴蠶千人乘五牙四艘，破呂忠肅事。又通鑑二〇四武后欲發梁鳳巴蠶，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胡三省注云：「蠶亦蠻也。居巴中者曰巴蠶，此水蠶之習於用舟者也。」巴蠶以用舟著名。世本紀巴郡五姓約立君之例云：「以土爲船，雕文畫之，而浮水中，其船浮，因立爲君⁽³¹⁾。」近歲四川巴縣冬笋壩與廣元寶輪院發現數十座船棺葬，以楠木鑿成獨木舟狀，以爲葬具。這是巴人特有之葬式⁽³²⁾。巴、蜀造船業在戰國時相當發達，史記張儀傳：「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而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不十日而拒扞關。」華陽國志記「司馬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船船萬艘，米六百斛，浮江伐楚。」可見巴地行舟之法，及其對於運輸的貢獻。其船有舫、舶等稱。舫，廣雅作「舫」，船也。」舶^(33上)，司馬彪莊子注云：「海中大船曰舶。」埤倉舶大船也，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者是也。淮南子俶真訓：「越舫蜀艇。」高誘注：蜀艇，一版之舟，則爲小船。巴地船業，可與吳越媲美。江陵鳳凰山8號墓遺冊有云：「大舟皆？廿三槳」史記淮南王安傳說「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這一地區有悠久的造船歷史。（33下）

(乙) 蜀

殷及周初地名有蜀，在于魯境⁽³⁴⁾。佚周書王會：「蜀人以文翰。」竹書：「夷王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這些蜀可能是西南國名。史記貨殖傳：「及秦文、孝、繆居雍，隴、蜀之貨物而多賈。」這是秦、蜀交通貿易的最早資料。史記書蜀事，有年可考列如下：

- B.C. 475 (周元王二年) 蜀人來賂 (六國表)。
- 387 秦伐蜀，取南鄭 (秦本紀)。
- 377 (周安王二五年) 蜀伐楚取茲方，楚爲扞關以拒之 (楚世家)。茲方在今湖北松滋縣。扞關即今長陽縣。在此以前，蜀屬於楚。
- 316 司馬錯伐蜀，滅之。自此以後，蜀屬於秦。
- 314 (周赧王元年) 公子通封於蜀。
- 311 丹、犁二戎臣服於蜀，蜀相壯殺蜀侯降秦。
- 310 秦誅蜀相壯。
- 308 封子輝爲蜀侯。司馬錯率巴、蜀衆十萬伐楚。
- 301 蜀反，司馬錯誅蜀侯輝，定蜀。
- 285 蜀守張若取笮及其江南地。
- 280 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 277 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
- 250 李冰爲蜀守。

以上各大事，互見史記、秦本紀、六國表、及華陽國志蜀志⁽³⁵⁾。可以看出秦滅蜀以前蜀和楚與秦兩國間的關係。

左思蜀都賦劉逵注引揚雄蜀王本紀云：「是時人萌（民）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是蜀土著爲椎髻而非編髮，故「耕田有邑居」，非「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者可比。蜀不曉文字。而巴縣冬笋壩、涪陵小田溪等所出古印及兵器則有圖形文字。如鐔子、銅鉦之上有「王」字。又有編鐘。可能是巴國遺物。其實蜀與巴原是兩個不同的文化族系。秦未併蜀之前，巴與蜀是截然二地，畛域分開，據華陽國志所記：

巴 「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夔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

蜀 「其地東接于巴，南指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嵎。」

杜宇疆域 「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嵋爲城郭，江、潛、涪、洛爲池澤。」

蜀王 「本治廣都、樊鄉，徙居成都。」

可見巴與蜀各保有不同的疆域。

世本說蜀無姓，而巴郡南郡蠻卻有五姓，又板楯蠻有七姓，則其社會組織亦復不同。蜀王本紀說：「蜀先代，人椎髻左衽，不曉文字。」而巴人有大武舞，湖北荊門出土有「大武鬬兵」銅戚、同墓又出有巴人船棺葬中之柳葉形銅劍，此戚即巴人之物，施於大武舞者，故上鐫「大武」二字，周代大武樂舞，變而爲巴渝舞⁽³⁶⁾。可見巴蜀二國的文化，本來就有高下之懸殊，秦并巴、蜀，即採取用巴制蜀的離間手段。到了後來，兩地依舊表現著不同的民族性。故東漢永興二年（154），巴郡太守但望建議，分巴爲二郡，「江州（今巴縣）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今合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地理不同，影響到人民的性格，亦有差別⁽³⁷⁾。

巴人神話有「巴蛇食象三歲乃出其骨」（山海經海內南經）之特有傳說。大武戚上的圖案，正鑄有巨神雙耳珥蛇，雙手操龍蛇，又復胯下御龍。處處表現對龍蛇的信仰。

蜀地則流行洪水神話，杜宇稱帝，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後遂受禪⁽³⁸⁾。彷彿禹的故事。其後「李冰又鑿離碓，以避沫之患，穿二江成都之中。」（史記河渠書）他在今灌縣的岷江中流，建築大堰，開了兩口，使水向左右分流，即水經江水注所謂「壅江作棚，棚有左右口，謂之湔棚。」華陽國志謂他「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這個中流作堰的水利工程，由李冰所開創，對水利建設，有很大的貢獻。

秦滅蜀以後，建侯置相，其時，「常頡略通五尺道，諸滇國頗置吏。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秦人致力於蜀滇的交通，因國亡而中輟，我們看近年雲南發現許多蜀郡的鐵器，則漢時蜀、滇仍有不斷交往。趙佗時候，有「蜀王子將兵三萬，討雒越，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安陽王」⁽³⁹⁾。可見蜀亡國後，尚有王子率衆遠征交趾以立國。可見當日巴蜀與徼外往來的情形。

(丙) 滇

滇池、夜郎戰國時已有其名。近年在晉寧石寨山，安寧太極山，祥雲大波那，及距晉寧僅四十餘里的江川縣李家山，進行大規模發掘以後，對滇地秦漢時的生活狀況已極明瞭。

滇王自稱為楚莊驕之後。關於莊驕的故事⁽⁴⁰⁾，史記西南夷傳云：「始楚威王時（西前339—329）使將軍莊驕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驕者，舊楚莊王苗裔也。驕至滇地，地方三百里。……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漢書西南夷傳略同）華陽國志南中志云：「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將軍莊驕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牁繫船。于是且蘭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驕楚莊王苗裔也。以牂牁繫船，因名且蘭爲牂牁國，分侯支黨，傳數百年。」後漢書文略同。惟在滇王傳作莊驕，而於夜郎國傳則作莊豪。史漢作楚威王時，後漢書改爲頃襄王時。秦奪黔中郡是在公元前280年，頃襄王立，在西元前299，距離秦取黔中地十九年，驕奉使至滇，值楚道不通，當在此時（參張澍續黔書卷二莊豪條）。

關於莊驕遺蹟：(1)蠻書六「柘東城——其地舊漢舊昆州，故謂昆池。東北有井邑城隍，城西有漢城，土俗相傳，云是爲莊驕故城。(2)唐會要九十八昆彌國條：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爲名家，各擅一州，不相統攝，自云其先本漢人，有城郭村邑，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驕之餘種也。」蠻龍顏碑稱：系出於楚，別氏爲班。雲南各大姓，皆附會爲莊驕後裔。蠻書六「晉寧州，漢滇池故址也。」一九五六年，晉寧縣石寨山發現大批古物，其中有金質白文「滇王之印」，後漢書西南夷傳：「滇王者，莊驕之後也。」同地第四次發掘，有「王罕私印」及「勝西」等漢文璽印。石寨山墓葬，死者蓋爲西漢滇王及其臣屬。此外，祥雲大波那、安寧太極山，江川李家山發掘，皆戰國至漢代的文化。即江川古墓所出銅器，即有八百餘件之多。特出之製作，如人形柄小銅劍，牛虎連綴的銅案，獵鹿銅扣飾，五牛蓋銅貯貝器，精緻絕倫。而瑪瑙、軟石、綠松石製成的各種裝飾品，尤不一而足。可見這一地區，文化醞積之久⁽⁴¹⁾，莊驕自楚傳來的中原風俗習慣，已漸和當地土著文化融合起來了。

滇地漢以前的文化遺址，有兩個重要地方：

(1)戰國前期：劍川海口門

此爲銅石並用時代。因與石器並存，故宜在前，論者謂其屬於戰國前期。出土有建築遺址之椿木橫樑。又有石紡輪、角器、陶器。有十四件銅器，與大波那出土者部分相同，銅器除斧、鉞、刀鑿外，又有銅魚鈎。有幾個地方發現穀物（稻、麥、稗穗、小粟穀），可見當時經濟生活，已是定居而有屋宇，以農業爲主，漁獵爲輔，不像昆明人是以游牧爲生的。

(2)戰國後期：祥雲大波那

遺址是木槨墓，槨室以長條巨木疊架而成，且用銅棺，銅棺兩端壁板刻鑄兩虎相向及豹鹿馬野豬飛鷹翔鳥之狀，隨葬品以銅器爲主，無鐵器，故其年代應早於石寨山。出土有一騎馬人像，腦部有髻，知其與滇族之梳髮髻，跣足習慣相同的靡莫之屬爲一系，而不屬於編髮的昆明族。又有干欄房屋模型一件，作冒狀，分上下二層。是此地區，戰國以來，人民已定居。至於樂器，則有無暈而止四道光芒的雛型銅鼓，及插管的葫蘆笙。

莊蹻「以其衆王滇」，所轄地區，可能西達洱海的附近，祥雲屬漢代益州郡雲南縣。舊唐書地理志：姚州，漢益州郡雲南縣，古滇王國。是祥雲縣境，戰國以來必屬莊蹻之滇國。此處出土銅棺之華貴，必非土著之墓葬，而木槨墓制與長沙習慣相同，墓主可能爲莊蹻部屬的貴族人物。大波那北距劍川海門口二百公里，南去石寨山三百餘公里，三處同在滇西至滇中交通幹線，可見彼此文化上的關聯。石寨山文化因有滇王印出土，墓主爲西漢滇王及其臣屬，太極山墓亦爲西漢時滇國中下層人物所葬，已在先秦史範圍之外，故不詳述。

五、巫鬼、詛盟與銅鼓

西南夷人尙巫鬼，至於漢唐，猶保持這種習俗。後漢書西南夷傳：「牂柯地兩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這是漢代的情形。唐書南蠻傳描寫洱海以東烏蠻大鬼主的風俗云：「夷人尙鬼，謂主祭爲鬼主。每歲戶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復仇云。」蠻書記入滇的北路（即自今宜賓取道昭通的大路）上諸族的信仰和社會組織是這樣的：「大部落則有大鬼主，百家二百

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當日主祭者即握有政治宗教的無上權力，鬼主即其領袖，以其信使鬼巫，故號鬼主。有人謂這即是天師道的鬼道。（向達南詔史略論）所謂送鬼迎鬼必有兵，據隸續三米巫祭酒張普題字：「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未鬼兵胡九□□仙……召祭酒張普、萌生……，詣受微經十二卷，祭酒約施天師道法无極才。」（全後漢文 102）這足證明鬼兵和天師道的關係。（後出的資料又將鬼兵附會到佛教，益州山川圖云：阿育王使鬼兵造八萬四千塔，廣都有其一。見蜀中名勝記五引，雖不可信，但鬼兵一名確存在于西南地區。）自四川至雲南，人們都信仰巫教，鬼主的名號頗多，像商巴（松潘）端公（維州）希老朶 兮薄（大理）兮波（昆明）大奚婆（黑羅羅）等，皆巫師的異名。大理文化與羌人淵源甚深（參徐嘉瑞大理文化史），故鬼道實出于羌。古時所謂鬼方，已被用作西南地區遠夷的統稱。如鬼親（周書王會篇）鬼區（班固典引，指蠻夷遠國也。）獬方（漢益州太守碑）諸號，都作為廣泛稱謂。後漢書西羌傳引易謂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即目鬼方為西羌（卜辭中鬼方一見，與羌不同部族）。「鬼」一名稱在西南地區似乎有其特殊的意義，後來固和鬼教鬼道聯在一起，但必有其遠源。至今貴州水家的巫術文字，謂為鬼書，「鬼」字大有神聖（如Holy）的意味。水經河水注洮水：「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唐述一名，應即大理的朶希薄，唐與朶都訓大，梁益間呼大曰朶，「述」乃希薄的急言，故唐述窟猶稱大鬼窟。唐述，朶希薄其源出自羌語。後漢書西羌傳載冉駹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十餘丈為邛籠（輿地紀勝謂為籠雞）。古文苑注引先蜀記：「蠻叢居岷山石室中」，仍是羌俗。至今四川岩洞于葬處旁鑿石龕放死者偶像，穿以生前衣服，號曰鬼堂（李璣墳墓式疏略）。都和鬼離不了關係。

華陽國志南中志，記太康三年，天水李毅鎮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夷俗「速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前此秦人統治巴國，除使廩君一系，世尚秦女，（路史引世本），以婚姻作為羈縻。同時，亦用誓盟來作約束的良策。後漢書南蠻傳記板楯蠻云：「秦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俵（何承天纂文云：「俵，蠻夷贖罪貨也。」）錢贖死。」（蠻書十引華陽國志文略異）正是通過盟要的方式，並且刻石作為證明。在漢人的習慣，盟誓手續，有載書，鑿地為坎，用牲、歃血，昭告大神等步驟⁽⁴²⁾。石寨山所出銅器，其一上面鑄人物一百二十餘，樓宇上

面有主祭者，下有刑牲，一人。右手擊銅鼓，左手擊鐸于。平台之間，又有若干不同髮式之人，即滇王所統治的各族。這幅圖畫，說者謂是表示舉行詛盟的儀式⁽⁴³⁾。這位主祭的人，應該相當於後來的鬼主。古代夷俗詛盟的儀式，可在此得到真切的了解。

最可注要的是銅鼓和鐸于二者，同時使用敲擊，用爲詛盟時儆戒的樂器。關於銅鼓起源的新說，有人認爲銅鼓形製由鐸于轉化而來⁽⁴⁴⁾。由石寨山此器證之，漢初二者是並存的。向來以爲銅鼓是駱越文化的特徵。後漢書馬援傳，於交趾得駱越銅鼓，水經溫水注引林邑記：「宜塞浦）通銅鼓外，越安定黃岡心口，蓋藉度銅鼓，即駱越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這是文獻上銅鼓最早的記載。安南東山文化即以出土成羣的銅鼓而著名⁽⁴⁵⁾。故一般都認爲銅鼓起源於東山文化。自雲南晉寧石寨山於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間，屢次發掘，共出十七具銅鼓及三十一具鼓形貯貝器，有人輯成專書。又去石寨山不遠的江川縣李家山，亦於一九六六年發現大小銅鼓八件，器身佈有羽人、木船等圖案。雲南廣南縣南鄉阿章寨，於一九一九年出土的精美銅鼓，據說亦屬於古滇族早期形式，其羽人木船圖飾及銀錠髮髻與石寨山相同。石寨山文化的年代，可確定爲漢文帝時。晉寧銅鼓最晚者當西漢早期，較早者可至戰國晚期。銅鼓類型一般皆知以具有細緻雷紋的爲第一期物，鑄造年代可推至漢以前。一九六四年，雲南祥雲大波那木榔墓出土的銅鼓一件，鼓面只作四道光芒，外周無暈紋，胴部腰部無紋飾，被認爲早期銅鼓的雛型。其時代屬於戰國，比石寨山遺物更早。

銅鼓的使用後代遍及西南六省，初步統計共有一百三十二處，以銅鼓作爲地名，雲、貴、四川佔最多數⁽⁴⁶⁾。廣西在唐、宋以後銅鼓的製作和發現，向以豐富著稱。然近年貴縣發掘二十五座西漢墓及一〇四座東漢墓，只在東漢早期墓中得銅鼓一具而已⁽⁴⁷⁾。遠不如雲南洱海區域之多，而祥雲所得年代尤屬最早。是以吾人認爲向來以銅鼓代表駱越文化一說，宜加以修正。不如謂銅鼓爲西南文化共同因素，更爲妥當。

（作者在草擬吳越文化時，於駱越部分，所以不談及銅鼓者，此爲重要原因。）

銅鼓的用途，廣西花山崖壁圖畫所見，以⊗形表示之，似表示戰鬥時鳴鼓以助聲威⁽⁴⁸⁾。夔人習尚，擊銅以送喪⁽⁴⁹⁾，雅州風俗，擊銅鼓以祈禱⁽⁵⁰⁾。而石寨山滇國，則詛盟用銅鼓，更使我們對於古代銅鼓，增加一些新的認識。

關於銅鼓起源問題，滇族使用特多，而年代又最早。在雲南所見的銅鼓不僅是一種樂器，而普遍施之於陳設。銅鼓亦可疊置而成銅柱，其他實用器物，亦有鑄成鼓形，據稱屋宇上亦飾以銅鼓形物，可見銅鼓在滇族生活習俗上受到重視的情形。原因何在？尚有待於繼續的探討。

六、秦對西南地區的開發與中原人士的遷徙

史記貨殖傳云：「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_{（烟支）}薑丹沙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僅；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秦和巴、蜀很早就有貿易，很多天然資源，亦賴蜀人加以開拓。巴、蜀的寡婦清其先得丹穴，擅其利數世，秦皇帝至為築女懷清臺以禮遇之，蜀卓氏遷至臨邛，傾滇、蜀之民，即鐵山鼓鑄，富至僅千人。晉寧山滇王墓出有銅犁鐵斧，可知中原的犁耕鐵冶技術，久已傳入蜀、滇。

四川西北漢川等地，發現遺物有與仰韶文化及馬家窖文化相同的彩陶片，其分布範圍，即後來羌戎羣居之地。四川理縣岷山區的原始遺物，有與甘肅仰韶期相似的彩陶；大巫山大溪遺物，其彩繪風格，亦與西北地區的陶器相類。足見馬家窖文化與蜀地原始文化，已發生密切關係⁽⁵¹⁾，這說明隴、蜀之間，接觸頻繁，不自秦時，在彩陶時代，早已如此。

四川版岩葬及船棺葬出土遺物中，有不少的秦半兩錢，這種半兩錢是秦惠文王二年（B.C. 336）初頒行的，可以推知船棺葬年代，應在秦舉巴蜀以後。蜀為秦滅，其地成為秦人的政治經濟試驗區，又屢徙民以實之，故秦錢之流入四川，及四川使用秦貨幣，自屬必然之事。涪陵發見秦昭王廿六年戈，時蜀已為秦所滅了⁽⁵²⁾。

秦對巴蜀的開發，一向甚為積極，司馬錯謀之於前，張若繼之於後，至秦昭襄三十年（B.C. 277）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以為黔中郡，秦人的勢力，從四川伸展，截斷楚的後路，迫使楚向東撤退，保於陳城。而楚從此遂一蹶不振，秦乃逐漸經營蜀地，發展交通事業並大舉移民，加以開拓。司馬錯論伐蜀時說道：「得蜀則得楚，得楚則天下并矣。」可謂巨眼若燭，這是一句極有遠見的話。秦人的一統事業，可謂是植基於此的。

秦、蜀的關係，在文化交流上，有二件事很可注意：一是秦與蜀的通婚，是秦滅蜀後強迫執行。「世尚秦女」的同化政策，已見上述。

一是蜀國採用五色帝爲廟號，似乎亦取自秦人。華陽國志蜀志記第九世的開明帝，始立宗廟，「未有諡列，但以五色爲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白帝也。」五方帝的逐漸形成，據封禪書所說，在秦國是緩緩建立起來的。先由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次秦宣公作密時，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祠黃帝，作下時祠炎帝；惟尚缺黑帝。而蜀的開明，則五色帝具備，以爲宗廟之號。這是很值得研究的。楚繡書上載五色木，有云：「青木、赤木、黃木、白木、黑木之精。」以五木配五色，但只有炎帝，而未見五色帝。通典古梁州曰：「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淫佚。周初，從武王勝殷，東遷之後，楚子強大，而役屬之。暨于戰國，又爲秦有。資其財力，國以豐贍。」是巴蜀先接受楚文化的濡染，繼又得秦的影響，在未爲秦吞併以前，蜀文化和秦已屢有接觸，開明立宗廟而有五色帝，正可說明這一事實。（L. C. Damais 曾論爪哇宗教思想中五色及四方問題，頗引用中國及印度資料，以作比較，見 *Études Javanaises* III, B.E.F.E.O. Tome IV, 1969, p. 75, 蜀史宗廟以五色爲主，爲極早記載，可補其缺略。）

蜀地的交通孔道，在秦時已開闢的有三條路線：

(1)金牛道

此後來所謂南棧，自沔縣而西南至蜀之大劍關口，秦惠王入蜀之路。傳說謂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見水經沔水注）或稱爲石牛道，（通典 176 利州古劍閣道）以金牛縣爲中心咽喉，故名金牛道（53），張儀入蜀之道，與今日橫過大巴山之道無異（林超蜀道考）。

(2)青衣道

這條路向來稱爲古道，史記司馬相如傳云：「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嘗通爲郡縣。」是爲秦時所築，路線是從今雅安（漢青衣縣）經青溪（漢旄牛）西昌（漢邛都）會理（漢會无）以達益州郡，漢時因從青衣縣開始，故稱青衣路。

(3)僊道路

這即秦常頡所開的五尺道。十道志秦惠王破滇始通五尺道（御覽 166 戎州）。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五尺道在郎州，郎州治曲靖味縣。僊道在今四川宜賓。此路從僊道開

始，故名僰道路。路線自從宜賓以達雲南的曲靖。漢武帝時曾發動巴、蜀四郡人民重加增築。

金牛道是由秦通蜀。青衣、僰道二路是由蜀通滇。唐時入雲南的通道，蠻書所記一是經宜賓入滇，稱為石門路，謂之北路，一是從清溪關出邛都過會通至雲南，稱為清溪關路，謂之南路。北路即舊的五尺道，南路即青衣道，都是秦時已經開闢的。

秦代施行徙民政策，昭襄王二十二年，張若滅蜀，徙民萬家實之（華陽國志）。卓氏自趙徙居葭萌，後至臨邛。程鄭亦山東遷虜，居臨邛，以冶鑄致富（貨殖傳）。始皇時，嫪毐舍人都被籍沒，遷蜀者四千家。呂不韋與家屬徙處蜀（始皇本紀、呂不韋傳）。始皇二十五年滅楚，徙嚴（莊）王之族，于蜀以實之，故曰嚴道。嚴道漢屬蜀郡，今邛徕縣。取名嚴道，正由於徙民而來。司馬遷有云：「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項羽本紀）洵非虛語。

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先生云：「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于漢。」張守節正義：「先稱王者蠶叢，國破，子孫居姚耄等處。」是蜀之後裔，曾遠竄雲南。料秦滅蜀後，蜀之統治階級遷滇者，必大有其人。漢時的孟璇，他的曾祖即在嚴道作官，璇隨父親在武陽（漢屬犍為郡），受韓詩、孝經，這是滇東人受蜀文風影響的著例。古書中的傳說，許多中原人士很早即遷居于蜀。揚雄的先世揚侯逃於巫山（漢書揚雄傳），尸子亡入蜀（⁵⁵），荄弘死於蜀（莊子外物）。歷史上有些名人，據說是蜀人，像許由之友嚴信是蜀郡嚴道人（升庵外集—12引蜀本紀）。楚昭王時隱士陸通隱居於峨嵋（御覽 509 引高士傳），孔子弟子商瞿為雙流人（宋祁成都先賢傳贊）。雖所記不十分可靠，但可看出中原人士很早就和巴、蜀發生密切關係（⁵⁶）。加以秦滅蜀後，大量移民，使四川文化極度提高，無怪到了漢代，西南地區，文學經術上有特殊的貢獻，人才輩出，這並非偶然的。

七、餘 論

明史土司傳云：「西南諸蠻，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漢之夜郎、靡莫、邛笮、僰、爨之屬皆是也。自巴夔以東，及湖、湘嶺嶠，盤踞數千里，種類特殊，歷代以來，自相君長。……楚莊驕王滇，而秦開五尺道，置吏；沿及漢武，置都尉縣屬，仍

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歟。」（明史卷三百十）自古邊區設官，一向本著以夷制夷的策略，故因本土強有力的特殊勢力，爲自行統治，即所謂「自相君長」，明代的土司制度，即由是而生。

先秦紀載缺少，對土著及土官情形，不能十分明瞭，然就零星資料，可推知其大概。

（1）古代西南的土著巨姓，世本記巴郡南蠻五姓：巴氏、樊氏、鄧氏、相氏、鄭氏⁽⁵⁷⁾，皆出武落鍾離山（通典注云在夷陵郡巴山縣），風俗通記賁人有「羅（盧）朴、督、（又作查、雀、登）鄂、度、夕、龔（又作龔）」七姓，這是板楯蠻的七姓⁽⁵⁸⁾。漢時夜郎的大姓有龍、傅、尹、董氏（後漢書南蠻傳），不知即先秦時舊姓否？周書異域傳云：「蠻者盤瓠之後，族類蕃衍。……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尤盛⁽⁵⁹⁾。」這些巨姓，有的從漢代至六朝，尚有可考。

（2）置官與西南開發

南齊書州郡志益州云：「開拓夷荒，稍成郡縣，如漢之晉寧，晉之雲山之類。」近年晉寧石寨山出土文物之富，足以證明此說。西南地區，自秦以後，逐漸建置郡縣，使成爲經濟及文化的樞紐。如犍道縣，漢世爲西南夷中一大都會，而其繁榮實在秦時已是如此。水經江水注云：「本犍人居之。（應劭）地理風俗記（攬溫水注引此書乃應劭作）曰：夷中最仁者，有人道，故字從人。秦紀所謂犍僮之富者也。」此書引用秦紀，可見自秦以來，犍道一地爲犍僮販賣之中心。久之，爲夜郎與滇國往來的孔道，遂成爲西南一重鎮。

漢世用人之法，地方掾屬，皆用郡人⁽⁶⁰⁾，西漢雲南邊郡長吏，則多用蜀郡人，如永昌太守，幾乎都來自蜀郡⁽⁶¹⁾。蜀郡自秦至漢，治于成都，西漢末，成都有戶76256，和漢首都長安人口相伯仲，而占蜀郡戶數三分之一，人口密度之高，當然由於商業的發達（據食貨志，成都爲西漢末全國五大都市之一）。故人才輩出，益都長吏，多以蜀郡人充任，並非偶然之事。又其官吏時時更換，似乎已懂得如後世用流官的辦法。爲施政上的方便，設置流動官吏，惟以鄰郡（蜀郡與滇接近）人士爲主，以其熟悉地方狀況，易於施行統治。後代西南地方官司制度，宋採用羈縻方法，而鞭長莫及，元、明則爲宣慰、招討。以後儘量改土官爲流官。然追溯其來歷，在秦漢時，流官辦法，想已老早實行了。

附 註

- 1 日本久村因在他的「古代西南支那の歴史地理研究法に關する一試論」文中，對史記西南夷傳有深入的分析（見南方史研究 I，1959，日本南方史研究會出版）。特別注意當日越嶲郡與益州郡之交通路線。又有潮田富貴藏氏之「漢代西南支那の歴史地理」（大阪大學南北校研究集錄人文科學 No. 2）亦可參考。

關於西南地區民族論文資料，竹村卓二著「南、西南シナ（支那）非漢民族に關する中國民族學の貢獻」（社會人類學 No. 1，1957）列舉甚備。

- 2 莊蹻故事，有疑其不可信據者，如和田清：「滇王莊蹻的故事」，（見羽田亨頌壽東洋史論叢 p. 995）
 3 資陽人，裴文中、吳汝康著，1957，科學出版社。資陽人在四川資陽縣黃籍溪發見，其人頭骨化石，與山頂洞人的101號及102號，有類似之處。一九六五年，雲南發現兩隻猿人上門齒化石，在中國西南為首次發現。與資陽人同層所出木頭，經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距今B.P.7500±130年（B.C.5535±130年）。參安志敏討論原始文化年代文（考古，1972，1）。

- 4 有關四川考古發掘論文，略舉如下：

四川省長江三峽水庫考古調查簡報（考古，1959年，8期）。
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記略（文物，1961，11期）。
川東長江沿岸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簡報（考古，1959，8期）。
長江西陵峽考古調查與試掘（考古，1961，5期）。
四川新繁縣水觀音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59，8期）。
成都羊子山第172號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6，4期）。
成都羊子山土臺遺址清理報告（考古學報，1957，4期）。
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學報，1957，4期）。
四川涪陵地區小田溪戰國土坑墓清理簡報（文物，1974，5）。

有關雲南重要考古報告，屬於石寨山者，略舉如下：

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羣發掘報告
雲南晉寧石寨山古遺址及墓葬（考古學報，1956，1期）。
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第四次發掘簡報（考古，1963，9期）。
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羣出土銅器補遺（文物，1964，12期）。

- 5 孫盛蜀世譜：見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
益州傳，見史記索隱引。先蜀記，見古文苑章樞注。
 6 朱希祖蜀王本紀考，見說文月刊巴蜀專號。
蜀王本紀有嚴可均全漢文，及王謨漢唐地理書鈔輯本。
王書序錄論譙周蜀本紀，又據水經注附來敏本蜀論。
 7 蜀中廣記有四庫全書本。蜀中名勝記有粵雅堂叢書本。
華陽國志異文，可參顧觀光校勘記。
 關於華陽國志以前的四川史志的佚籍，可參看張其淦古方志考 p. 641—652，不具舉。
 8 向達南詔史論主是說。
清李榮陸有墨水考證，豫章叢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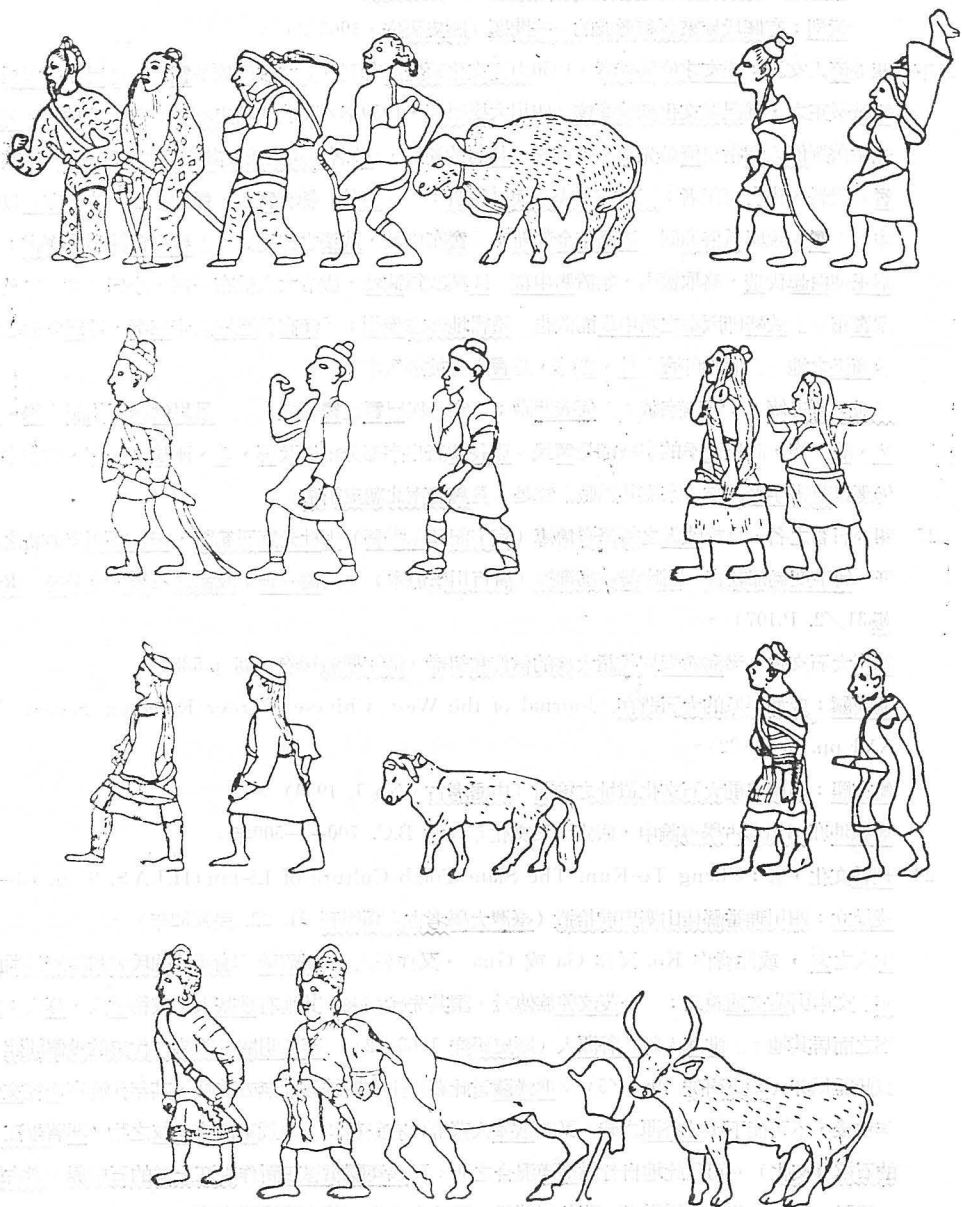
- 9 顓頊本爲天帝，故傳播甚廣。詳顧頡剛 史林雜識 顓頊條。大荒中六國，皆顓頊之所產。章太炎 序種姓引公孫尼子舜牧羊於潢陽，謂宜作漢陽。因言舜禹皆興蜀漢，與顓、譽同地，實不可據。
- 10 禹生石紐一說，近人討論，至爲熱烈。其說最早只能追溯到揚雄的蜀王本紀，稍後則有吳越春秋及譙周的蜀本紀，三國志 秦宓傳，常璩 華陽國志。這說的不可靠，明陸深在蜀都雜抄中已辨之。近人馮漢驥有極明確的辨論，以爲古有禹興於西羌之說，加上淮南子 修務訓有禹生于石，焦氏易林有禹生石夷之說，遂附會爲「禹生石紐」。蜀王本紀始言「禹生於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漢之廣柔，應是唐之石泉縣。（嘉陵江支流的北川縣。）故鎮里新編卷十四稱：剏兒坪在石泉縣南石紐山下。山有「禹穴」二字。近人談這一問題的，又誤把石紐附會到汶川縣。馮氏親至汶川考察，其地有石無土，不宜居住。彼謂禹生石紐全係出於蜀人鄉土觀念所附會，說甚精當。所有資料，實出後人的踵事增華。有關禹生石紐之論文，略舉如下：
- 陳志良：禹生石紐考（說文月刊 1卷12期）。
- 孔令毅：禹生石紐與禹爲上帝辨（說文月刊 2/2又2/4）。
- 岡崎精郎：石紐林と禹の誕生（古代學 1/4）。
- 馮漢驥：禹生石紐辨（說文月刊 第四卷，吳稚暉八十紀念號）。
- 11 楊明照：四川治水神話中的夏禹（四川大學學報）。
- 12 賈俗宗文見初學記廿九引。嚴可均列於傳玄之前。
- 13 見賈賓王文集，姚州道破逆賊柳諾設弄楊虔露布。
- 14 參黃烈文，論三苗和氏（歷史研究 1965之2）。
- 15 拙文：古西南夷之故事畫，（故宮季刊 6, 4,）益州學館廟堂記，唐永徽元年溯石。見八瓊室金石卷卅五。
- 16 朱希祖 蜀王本紀考，疑本紀原非一本，舉御覽 888 所引蜀王本紀，文辭鄙陋，以爲非揚雄作。史通 雜說篇亦譏其好奇。顧頡剛撰蜀王本紀與華陽國志所記蜀國史事一文（史林雜識初編），比較二書異同，指出揚氏爲古典學家，所錄固多不經，而皆爲蜀地真實之神話傳說。常氏爲地方掌故專家，竟忍屏棄地方資料。分別揚、常二家之作史態度，可謂有識。
- 17 各書所述蜀年代頗有異同，表之如次：
- （1） 34000 年（文選 蜀都賦注引揚雄 蜀王紀）
- （2） 80000 （路史 蜀山氏注引蜀記）
- （3） 48000 （李白 蜀道難）
- 18 參顧頡剛「史林雜識」「牧誓八國」條。
- 19 據徐中舒：四川彭縣漢陽鎮出土的殷代二簋，（文物 1962，6 期）。
- 20 董作賓：殷代的羌與蜀。卜辭羌字參島邦男卜辭綜類 p.14—19。
- 21 上海博物館青銅器 54。
- 22 此處略采芮逸夫 儋人考說。小匡篇群柯下爲「儋」其字不可曉。郭氏 管子集校引尹桐陽說，析爲長瓜二字，謂是長沙聲轉，說恐無據。
- 23 參尤中：漢晉時期的西南夷族系問題（歷史研究 1957/12）。
- 關於儋人，可參下列各文：
- 芮逸夫，儋人考（史語所集刊 23上）。
- 鄭德坤，儋人考（說文月刊 第四卷合訂本）。

王叔武，關於白族族源問題（歷史研究1957，4）。

周泳先，有關白族歷史的幾個問題（此文收入於「雲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論文集」內，論文集共載二十一篇。1957年雲南出版，為研究白族種屬語文極重要之文獻）。

24 馮漢驥：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屬問題試探（考古，1961，9）。

分析其民族為七種及不同的髮型，其擬繪各族人物形狀。（采自考古本期 p.475）



25 此據馮漢驥說。參林聲：試釋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銅片上的圖畫文字（文物1964年5月）。

26上 向達在南詔史略論中提出唐代的白蠻是氏族，滇即是氏，烏蠻及六詔是羌族。這一說法，已為馬長壽從語言各方面加以辨難，認為不能成立。見馬著「南詔國內的部族組成和奴隸制度」（p. 18—22，1961年刊）。

氏的問題，可參下列各文：

顧頡剛：史林雜識「氏」條。

胡昭曦：論漢晉的氏羌和隋唐以後的羌族（歷史研究，1963/2）。

黃烈：有關氏族來源和形成的一些問題（歷史研究，1965/2）。

26下 關於僊人文章：王文才僊族雜考（1950中國文化研究所彙刊9）主張僊族是蠻人，即巴族的板楯蠻。繆鉞駁正之，撰巴蜀文化初論商榷（四川大學學報，1959年。又收入讀史有稿）主張是越族。芮逸夫先生舊撰僊人考指出僊是先秦南夷古國，牂牁的屬民，（芮著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上冊）今用其說。僊人資料，尚有可記者：三國志蜀志季漢輔臣贊：「（漢昌）縣有僊人，種類剛猛，昔從高祖以定關中。」僊人說與風俗通同。唐張楚金翰苑：「僊布申誠，武陵之部爰置。」雍公叔注引後漢書：「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曰（口）二尺，是謂僊布。」武陵即因秦之黔中郡而置也。隋書地理志豫州：「漢高祖發巴蜀人定三秦，遷巴渠帥七姓居於商洛之地。」七姓即僊人朴、羅等，是僊人曾被遷入中原。

三國志劉表傳：「江南宗賊。」何義門謂：「宗恐與巴僊之僊同義。」呂思勉燕石札記「蠻、叟、蜀、駱」條，認為漢季的宗賊即是僊民。唐長孺查出宗部分佈廣及鄂、嶺、兩廣、安南，故宗字意義仍應以范書李賢注為「宗黨共為賊」為是（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27 關於石筍之名，見於陳壽之益部耆舊傳（寰宇記72華陽縣）唐杜光庭石筍記，宋姚寬西溪叢語之記石筍，何宇度益部談資，明陸深蜀郡雜抄（廣百川學海本）。又榎一雄：成都之石筍と大秦寺（東洋學報 31/2, P.107）。

四川大石文化，參陶希聖周代諸大族的信仰和組織（清華學報10卷3期 p.583）。

馮漢驥：成都平原的大石遺存（Journal of the West Chinese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XVI pp. 15—22）。

鮑文熙：川康史前大石文化遺址之檢討（中國考古，No. 1, 1950）。

鄭德坤在四川考古學導論中，假定大石文化年代為 B.C. 700—500年。

28 理番文化，參：Cheng Te-Kun: The Slate Tomb Culture of Li-fan（H.J.A.S. 9, p. 63—80）

凌曼立：四川理番縣佳山寨史前拾遺（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21. 22, 民國52年）。

戈人之戈，或注音作 Ko，又作 Ga 或 Gua，又作郭人。胡昭曦「論漢晉的氏羌和隋唐以後的羌族」文中引蒙文通說云：「今茂汶羌族傳說，謂其先代初來，其地有歌基人，或稱歌人，基人；羌人逐之而居其地。」歌基人即吐谷渾人（歷史研究 1963/2）。李紹明關於羌族古代史的幾個問題，則以此說為非（歷史研究 1963/5）。馮漢驥言此墓出土有四銖錢而無五銖錢，其年代應在漢初文帝五年稍後，不可能下至吐谷渾之時。又謂歌基人墓葬中有銅帶鉤，本為東胡或匈奴之物（馮著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可見此地自昔為胡漢混合之所。又馮漢驥童恩正新作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學報，1973，2），敘述最為詳盡，茲多用其說。疑羌人之先，其土著或非漢族。

29 廣漢遺址文化，可參下列各文：

林名均：廣漢古代遺物之發現及其發掘（說文月刊 3/7 p.93）

鄧德坤：四川古代史，論廣漢土坑為晚周祭山埋玉舊跡。參成都羊子山土臺遺址清理報告（考古學報 1957/4）。

30 許向達書校注。

31 參拙作說種文中，蠻人舟居與廬君神話關係之推測（聯合書院學報 5）。

32 馮漢驥等：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學報 1958，2）。

四川博物館：四川船棺發掘報告 1960。

33上 P. Pelliot 據萬靈南州異物志，外域人名船曰舶，謂舶為外來語。今以華陽國志觀之，舶字先秦已見。朝鮮語船曰 Pai，Mon 語船曰 Kbang，似同一語源，參松本信廣舶と云文字に就いて（東亞民族文化論考 p.771）。

33下 江陵漢簡上版字从舟作「舩」，可見這一帶向來船運的發達。文物，1974，6 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發掘等文。

34 卜辭每言蜀受年，地在殷畿，（卜辭綜類 p. 106）春秋成二年盟于蜀，杜注：「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逸周書世俘：「新荒命伐蜀。」國語楚語：「啓疆請于魯侯，懼之以蜀之役。」韋注：「蜀，魯地。」續漢郡國志潁川郡長社縣注云：「有蜀城、濁津。」注補引史記「魏惠王元年，伐魏蜀津。」魏世家作「濁澤」。是為魏地。這些東方的蜀地名，和巴蜀關係如何？殊屬難言。

35 呂氏春秋簡選，記吳師伐荆西至巴蜀云：「吳闔廬與荆戰。……淦有郢。……西伐至於巴蜀。」其說未詳所據。

孫次舟：讀古蜀國為蠻國說的獻疑（齊魯學報第1期）。

陳璧：春秋蜀國（大陸雜誌卷32，6期）於秦蜀交涉事考證甚詳。

36 參大武開兵銅威與巴人的大武舞（考古 1963年，3號），又再論大武舞威的圖象（考古 1965年，8號）二文。

37 全後漢文 66，但望請分巴為二郡議。

38 華陽國志蜀志，芮逸夫，苗族洪水故事與伏羲女媧的傳說（見史語所人類學集刊一卷一期，1938），又有盤瓠化尸傳說（太平御覽 888引）參拙作荆楚文化。

39 水經葉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記，參拙作安陽王與日南傳（慶應大學史學 42/3）向達云：「越南古代史上還有蜀王子建國，稱安陽王的一段歷史。這裏蜀王子，當即司馬錯所滅的蜀王後人，率其種人南奔，至于越南北部。意像虬髯客自王海外扶餘一樣，建國稱王。」（南詔史略論）。

40 楊志玖：莊蹻王滇考（治史雜誌）。

41 關於雲南考古材料：

劍川海門口古文化遺址清理簡報（考古通訊 1963，6）此為1957年發現。

安寧太極山墓（考古 1965，9）。

祥雲大波那銅棺墓（考古，1958，6，考古，1964，12；考古，1965，9；考古，1966，1，各期）

雲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羣發掘簡報（文物 1972，8）。

Magdalene Von Dewall: The Tien Culture of South-West China (Antiquity XLI, 1967) 有綜合敘述。

- E. C. Bunker: The Tien Culture & some Aspects of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Dong-son Cultures, 見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 42 參陳夢書，東周盟誓與出土載書（考古，1966，5）。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以覆祖盟」條，論苗民祖盟之習慣。秦詛楚文，列舉楚王熊相的倍盟犯祖。饒鍾巫師之「筆母」，在戰爭中亦以魔術來向敵人祝詛，猶保存着好祖祝的習慣。
- 43 見馮漢驥，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銅器（考古，1963，4）。
- 44 徐中舒有此說，見巴蜀文化初論，他以爲鐸起源于蜀。然近年出土，安徽涇縣有鐸與無（鐸）諸兪鉦同出，春秋時物（文物，1964，7，p. 31 有插圖）。最近馮漢驥提出銅鼓係由銅釜發展而來的新說（文物 1974，1 雲南晉寧出土銅鼓研究）。
- 45 東山文化：參瀧津正志：印度支那の原始文明，第八章，及上舉 E. C. Bunker 文。
- 46 雲南出版有「雲南省博物館銅鼓圖錄」1959印行，其書海外未見。
銅鼓的分布，此據何紀生在「古代銅鼓分布地域」一文中的統計（考古，1965，9）又江川李家山古墓出銅鼓8件，器身佈有羽人木船等刻紋，分大中小三型（文物 1972，8）。
- 47 貴縣的一面銅鼓，見考古學報 1951，1月 p.159，參黃增慶：廣西出土銅鼓初探（考古 1964，11）洪鑒：廣西古代銅鼓研究（考古學報，1974，1）。
- 48 參陳漢流：廣西寧明花山崖壁上的僮族史迹（文物參考 1956，12）。
- 49 見元李京雲南志略諸夷風俗。
- 50 太平寰宇記77雅州風俗。
- 51 石興邦：有關馬家窑文化的一些問題（考古，1962，6，p.328）。
- 52 王家祐：半兩錢年代問題（考古，1962，10 p.544）涪陵小田溪出戈，上有銘略云：「武。廿六年蜀造。」筆畫纖細，與秦昭四年相邦冉戈字體相似，故知爲秦昭廿六年戈。（B. C. 281）時魏冉復相，蜀則張若爲守。
- 53 嚴耕望：唐金牛成都道驛程考（史語所集刊40上册）。秦會要卷26。
- 54 施之勉：秦之選人說（東方雜誌40）。
- 55 見蜀州名勝記14雅州條。
- 56 久村因：古代四川土著世爲漢民族的來歷について（歷史學研究 204 號）對中原人士入蜀事，有詳細討論。
- 57 巴郡諸姓，巴氏外，後漢書作四姓，蠻書作繁、陳、鄭三姓。太平廣記 481 引錄異記作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爲嬭氏、樊氏、柏氏、鄭氏，與他書略異。繁、樊音近，嬭音審，蠻書作陳。宋本御覽37引輿記作暉氏，誤。
- 58 魏書武帝紀：建安二十年，巴七姓夷王朴明資侯杜護，朴明亦作朴胡。（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稱巴夷王朴胡）。
- 59 蠻書載唐時盤瓠七姓，以公主分饒七塊肉，長大各認一姓，巴東有田、雷、冉（原誤作再）、向、蒙、曼、叔孫諸氏。
東漢建武時南郡涪山蠻有雷遷（後漢書南蠻傳）。南齊時瑯有田健（南齊書祥瑞志）。周時信州蠻晉

有冉令賢、冉三公、冉西梨、向寶勝、向天王等（周書司馬裔傳）。

60 見古文苑章樵注，王延壽桐柏廟碑人名。參日知錄卷十一「掾屬」條。

61 雲南永昌郡守，多蜀郡人。例如鄭純、張化、常員，皆蜀郡人。沈稚、黎彪爲巴郡人。三國時蜀有永昌郡守王佐，亦蜀郡人。（見華陽國志）參拙作蜀布與 Cinapatta（集刊45/4）。

引用書目

1. 尚書：牧誓。
2. 佚周書：王會篇（何秋濤箋釋）。
3. 大戴禮：帝繫姓。
4. 世本八種：王謨、孫馮翼、陳其榮等輯本。
5. 史記：西南夷傳、貨殖傳、三代世表褚先生語、商君傳、河渠書、呂不韋傳、始皇紀、項羽紀。
6. 漢書：伍被傳、嚴安傳、地理志、楊雄傳。
7.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西羌傳、杜篤傳。
8. 三國志：蜀志後主傳、張嶷傳、季漢輔臣贊。
9. 晉書：李特載記、李壽載記。
10. 魏書：齊李雄傳。
11. 周書：司馬裔傳。
12. 南齊書：州郡志（益州）。
13. 隋書：梁睿傳、地理志。
14. 新唐書：南蠻傳。
15. 明史：土司傳。
16. 常璩：華陽國志。
17. 酈道元水經注：河水注、江水注、葉榆水注、漾水注、沔水注、溫水注。
18. 山海經：海內經。
19. 羅泌路史。
20. 應劭風俗通。
21. 王充論衡：解除篇。
22. 鹽鐵論：備胡篇。
23. 管子：小匡篇。
24. 呂氏春秋：求人篇、恃君覽、首時篇、簡選篇。
25.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26. 揚雄：蜀都賦（古文苑章樵注）又蜀王本紀。
27. 左思：蜀都賦（日本鈔本文選集注）、魏都賦（文選）。
28. 張華：博物志。
29. 唐張楚金：翰苑：蕃夷部（京都大學影印舊鈔本）。

- 30 杜佐周 通典：邊防。
- 31 唐會要：昆彌國。
- 32 樂史 太平寰宇記引李膺益州記，四夷縣道記。
- 33 向達 雙書校注，又南詔史論。
- 34 太平御覽：樂資九州要記（卷166引）、十道志（卷166引），高士傳（卷509引）。
- 35 黃休復：益州名畫錄。
- 36 八境集金石補正：益州學館廟碑記。
- 37 金石萃編：曇首頌碑。
- 38 隸續：新繁長張禪題名、張普題字。
- 39 全唐文：盧求成都記序。
- 40 全後漢文：但望請分巴爲二郡議（卷66）。
- 41 姚寬 西溪叢語。
- 42 顧炎武 日知錄。
- 43 張澍 續黔書。
- 44 章太炎 序種姓。
- 45 陳寅恪 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及其推論。
- 46 凌純聲、芮逸夫 湘西苗族調查報告。
- 47 芮逸夫：僊人考（集刊28本）、獯人考（集刊23上），苗人考（港大五十週年紀念集2）、僊人來源初探（集刊39本）。俱見芮氏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上冊。
- 48 顧頡剛 史林雜識初編。
- 49 鄭德坤 四川古代史、四川考古學導論。
- 50 徐嘉瑞 大理古代文化史。
- 51 雲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論文集。
- 52 馬長壽 南詔國內的部族組成和奴隸制度。
- 53 尤中 漢晉時期的西南夷族系問題（歷史研究 1957/2）。
- 54 黃烈 有關氏族來源和形成的一些問題（歷史研究 1965/2）。
- 55 林超、孫承烈 蜀道考（文史雜誌 3卷5、6期）。
- 56 楊明照 四川治水神話中的夏禹（四川大學學報）。
- 57 唐長孺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 58 繆鉞 讀史存真。
- 59 凌曼立 四川理番縣佳山寨史前拾遺。
- 60 孫次舟 讀古蜀國爲蠻國說獻疑（齊魯學報 1）。
- 61 徐中舒 巴蜀文化初論（四川學報 1959）。
- 62 李瑾 棺葬式疏略。
- 63 王文才 東漢李冰石像與都江堰水則（文物，1974，7）。

- 64 黃盛璋 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及其在歷史地理研究上的價值 (文物, 1974, 6)

又 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鈕鐙子 (文物, 1974, 5, p. 81)

禹貢半月刊

說文月刊

考古學報

文物

考古

(以上諸雜誌有關論文, 已見附註, 不備列。)

附識: 本文爲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五本第十九章, 審閱人: 陳槃、芮逸夫二先生。本文版權屬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

